

广东醒狮：始于江湖，威震八方

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朱绍杰 通讯员 任海虹

日前，2023年广州市青少年醒狮表演赛决赛在广州举行，来自广州、佛山、香港、澳门等地的狮队共同参与，现实版“雄狮少年”竞逐狮王桂冠。

近年来，根植于岭南大地数百年的醒狮多次被置于聚光灯下，以醒狮为创作灵感的文艺作品频频“出圈”：动漫电影《雄狮少年》亮相银幕，火出海外；大型民族舞剧《醒·狮》燃爆全国……实际上，醒狮在岭南人民的生活中无处不在，香港电影黄飞鸿系列的《狮王争霸》至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。

时近年末，岭南各大醒狮队正加紧训练，要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元旦和新春。自古以来，醒狮长盛不衰，尤其在岭南一带，凡有节庆活动，必有醒狮助兴。对于迁居海外的游子而言，每当狮头昂起、鼓声雷动，即使身处天涯海角，故乡也近在眼前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，醒狮早已成为一代代岭南人民的集体记忆，凝聚着湾区人民的文化认同，深深刻在人们血脉之中。

壹 狮武同源

今年夏天，数十头“狮子”在广州文化公园中心台翻腾跳跃，第十四届广州市工人龙狮表演大赛在这里举行。记者留意到，所有参赛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一线职工，有的来自国企，有的来自民企、村集体企业，还有的是教育系统、公安系统的职工。

其中，在此次比赛中摘得3项金奖的广汽本田醒狮队早在2006年就成立了，是由热爱醒狮文化的员工自愿组织而成。如今，醒狮队已发展壮大，现有队员120人。

在岭南地区，醒狮的传承向来有着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。根据广州市龙狮协会2022年的调研数据，在广州从事醒狮表演的人数（不含在校学生）超过1万，其中非职业醒狮队员人数就有8000多人，远超职业醒狮队员人数。由此可见，广东醒狮的传承者有很大一部分是各有其本职工作的劳动者，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清代广东醒狮的主要传承组织——武馆。

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彭伟文的专著《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史考史论》，揭示了醒狮传承群体与武馆之间的密切关系。二十年前的彭伟文还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，机缘巧合，这位地道的广州人随导师叶春生前往广州番禺沙坑村看醒狮表演，由此进入醒狮

的世界。

清代到民国年间，广东可谓武馆林立。根据彭伟文的研究，这些武馆的主要功能不是修习武术，而是作为劳动者互助网络而存在的。武馆的背后是清代以来的劳动者组织——西家行。

清初的广州“一口通商”，与作为内贸枢纽的佛山共同构成珠三角的工商业中心。大量来自广东省内其他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都市，成为雇佣劳动者。基于平衡雇佣关系、调利和利益与矛盾的需要，在手工行业内部出现了工人群体和雇主群体各自所依托的行业组织，即由雇主组成“东家行”和由劳动者组成的“西家行”。这在广州、佛山以及香港、澳门等商业发达的粤语方言区普遍存在。

从大量史料来看，清代的武馆与行业组织相结合的现象非常普遍。例如黄飞鸿最早的武馆——务本山房就是在广州铜铁行的资助下开设的，而他的首徒梁亮原本是打铁铺的学徒。一般武馆都有“狮会”设立，在练习武术之外，他们会刻苦学习舞狮。在广州两地周边，不少村落建有以“某某堂”“某某社”为名的狮社，大多是武馆的外围组织。舞狮就是由武馆及其外围狮社传承的。

贰 醒狮醒国魂

舞狮群体都是工余习武的劳动者，与谋生之间并不冲突。例如佛山鸿胜武馆的附属狮社——螺涌社，也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员两三千人，其第二代掌门陈盛是铜箔工人。陈盛的一位同门师弟李苏是扫把小作坊主，首徒钱维方则是建筑工人……

醒狮醒国魂，击鼓振精神。在清末民初，醒狮具有特定的精神内涵。广东醒狮称“瑞狮”，寓意吉祥。

后来“中国先睡后醒论”广泛传播，粤语的“瑞”与“睡”发音相同，舞狮团遂将“瑞狮”改名为“醒狮”，寓意唤醒国家、国民。

舞狮具备的唤醒之意，还可以从当时的报道、图像中找到印证。

1903年，邹容《革命军》在上海发表，其有“天地清白，霹雳一声，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，是在革命，是在独立”，为醒狮赋予革命和独立的内涵，惊醒国人。

根据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郭伟其的研究，1907



2023年广州市青少年醒狮表演赛 主办方供图

叁 创造多个“全国第一”

舞狮组织起来，丰富文化生活。”这进一步促进了醒狮的发展，使其步入有组织、有梯队、集体化、统一化的传承生态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广州市总工会下属的业余工人醒狮队成立，出身于醒狮世家的赵继红担任队长。本是建筑工人的他以借调的形式到市总工会上班，统管工人醒狮活动。

每到下班时间和周日，赵继红就骑着自行车直奔工厂、企业，帮助基层工会组建醒狮队，手把手传授南国狮艺。

经赵继红向市总工会提出申请，广州工人醒狮协会诞生。这是全国首个醒狮社团，且不断创造出数个“全国第一”，包括创立全国第一支青少年醒狮队、组建全国第一支女子醒狮舞龙队、出版全国第一本《醒狮竞赛规则》等。赵继红还对工会管理下的醒狮进行了一体化改造。

以往民间的醒狮后脑上，往往写着流派和团体名称，但他们协会的狮头上既没有流派，也没有协会名称。

赵继红的儿子、广州工人醒狮协会现任会长赵伟斌告诉记者，父亲连“赵家狮”也不提，因为他认为“舞狮是一种民间艺术，最多有南北之分，不该有以往武术常有的门派之争”。

以往民间的醒狮后脑上，往往写着流派和团体名称，但他们协会的狮头上既没有流派，也没有协会名称。